

178304

基本銘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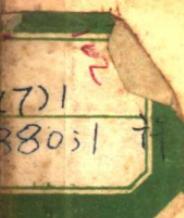
彷徨



彷徨分析

許欽文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178304

9

0(7)1
088031

51701
088031

彷徨分析

許欽文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年·北京

彷 徒 分 析

許 鈸 文 著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3 3/8印張 61,000字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0

统一書號：10009·330

定 价 (7) 三 角

內 容 提 要

“彷徨”是魯迅先生的第二部小說集。“‘彷徨’分析”是作者繼“‘呐喊’分析”以後的第二部分析魯迅先生作品的書。魯迅先生創作“彷徨”中各篇小說的時候，作者經常和他在一起，比較了解魯迅先生當時創作的情況，也比較了解這些篇小說的創作意图，所以談得親切。本書跟“‘呐喊’分析”一樣，說明各篇作品的時代背景，指出各篇的思想性，分析各篇的人物形象和結構等等，還說明“彷徨”的總的精神還是戰鬥的呐喊。其中講到魯迅先生創作時的情況和創作意图，更可供魯迅先生作品的研究者的參考。

前　　記

魯迅先生的“彷徨”，寫在“呐喊”以後。他這所謂彷徨，因為對於“後一代要比前一代好”的進化論加深了懷疑，實在是他思想大轉變的醞釀，所以並不消極。對於暴露舊社會的丑惡，指出舊制度的不合理，喚醒群眾起來謀改革，同黑暗的惡勢力鬥爭，它仍然是呐喊，也就是繼續反帝反封建的；只是增加了對於偽善者丑惡嘴臉的揭露——剝落假面具，強烈地抗議青年的被迫害，勉勵青年加強戰鬥和提高警惕。這是在寫“彷徨”的前些時候，“五四”時期的右派分子急遽地惡化腐化，青年容易上當，也是容易被迫害的。

如果把“魯迅先生的小說里農民和知識分子並重”這話說得比較仔細些，那末“呐喊”里寫農民的多，“彷徨”里寫知識分子的多。因為在魯迅先生寫“彷徨”的時候，帝國主義勾結軍閥對中國人民的侵略越來越緊了，知識分子的處境日益困難；他們又不能闖破小範圍，問題更是嚴重了。

魯迅先生寫知識分子，也是一面同情，一面憎恨的；同情他們遭遇的不幸，批評他們只會在小圈子里奋斗，象在“在酒樓上”寫的，“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么一吓，即刻

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也有沉痛的语句，象在“孤独者”里写魏连殳的哭，“变成长嚎，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又象魏连殳信上的話，“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鲁迅先生在“坟”的“题记”上說，“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这是对于旧社会反抗的一种表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我国社会，的确是迫使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非坚决反抗，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不可的了。

在“彷徨”里，除“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的魏连殳这两个奋斗失败了的年纪较大的以外，鲁迅先生从“长明灯”写出来了勇敢的青年，从“伤逝”写出来了勇敢的子君，又从“离婚”写出来了勇敢的爱姑；“伤逝”里的涓生，也还是在繼續奋斗的。革命的萌芽渐渐地多起来了，因为社会是在进展的。这也說明了鲁迅先生的确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是能够跟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

我們現在來說，对于“孤独者”的魏连殳，似乎不妨直接批評他軟弱。簡單点說，“弟兄”里的張沛君是虛伪的；对于“离婚”里的爱姑，无須加以議論，只能倾注全部的同情。記得鲁迅先生屢次談到工人绥惠略夫的事情，从而体会到鲁迅先生的創作，主要在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说明旧制度的不合理，从被迫害的人物的描写反映出旧社会里的种种丑惡、缺点来，借

以喚醒群众，起来革命，所以認定他对于魏連殳这种人物，首先是表深厚的同情的，自然批判也是严肃的。張沛君的惡夢，主要是在說明“金錢万能”的罪惡，破坏了人情友爱。无论如何，說是“私心”也罢，說是“虛偽”也罢，这种惡夢，总是当时的經濟制度造成功的。只要結合“幸福的家庭”和“娜拉走后怎样”等篇来看，可知魯迅先生写子君、于寄乎同情以外，还有借此警告、勉励青年的一面。这些只是我个人一时的感想，还是需要共同研究的！

我随时写些魯迅先生小說的讀后感，为的是向他的遺作重行学习一番，再来写些小說。“‘呐喊’分析”出版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又給了我写“‘彷徨’分析”的任务；而且广告登出，四妹来信說已有好些人到魯迅博物館去探問，打算购买了。春間苏联的丹古洛夫同志来杭州找曾經同魯迅先生接近过的河清同志和我；因为我們在北京开会，他就不去广州，馬上飞回北京。他和我整整地談了一个黃昏。每到重要的地方，他总是把他筆記的讀給翻譯的听，通过翻譯，問我有否錯誤，就这样仔細地校对一遍。关于魯迅先生的事情，这样有人要了解，而且要了解得真实，共同來研究这分宝贵的遺产，以便好好地接受，是不好延緩的了。我既限于水平，又匆忙，在握笔写这些的时候总是抖抖的。現在要拿出去，更是抖抖的。可是这工作总要有人来做；我这样，实在是“抛磚引玉”吧了！

一九五七年夏許欽文于西湖

目 次

祝福	5
在酒楼上	17
幸福的家庭	28
肥皂	40
長明灯	47
示众	56
高老夫子	62
孤独者	68
伤逝	78
弟兄	90
离婚	96

附 录

“彷徨”的封面画	101
祝福書	104

祝 福

“祝福”的故事，是作者回到故乡后，就看到的、听到的和回想到的情况，写出祥林嫂的几乎是一生的身世。她二十六、七岁时就死了丈夫，从婆家跑了出来，由卫老婆子介绍到鲁四老爷家里做工。她的婆婆找到了她，叫两个男人把她捆在船仓里载回去，卖给山里人。她被迫再嫁后，生了一个儿子，不久第二个丈夫又死掉。儿子偏又给狼衔去。大伯来收屋，赶走她。她走投无路，只好再到鲁四老爷的家里去做工。因为她嫁过两个丈夫，封建迷信的鲁四老爷认为她“不干不净”，祝福请菩萨的事情不许她搭手。这使她非常痛苦；她用了所有的积蓄，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来赎罪，仍然为人厌恶。终于她被追走，弄得讨饭，挨冻挨饿，不明不白地死去。

祥林嫂是个多方面被迫害的妇女的典型。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劳动力强，肯劳动的人，阿Q被剥削得只剩了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连姓名都弄不清楚，是被压迫在最下层的一个。祥林嫂，“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也慢慢的有了笑影。”象她这样热爱劳动、这样

善良的农村妇女，却被迫害得活也活不成，死也死不得。——她被主人家赶走，讨饭讨不下去了；死又是两难：如果有鬼，怕象柳妈说的，两个死鬼的丈夫争着要她，阎罗王只好锯开她的身子分给他们；没有鬼呢，又永远见不到心爱的阿毛了。

祥林嫂不光在肉体上受到迫害，被捆，被卖，在精神上也受到严重的伤害。在地主家里举行最隆重的祝福时，四婶把她看做“不干不净”的人，一切不准她碰。四婶对她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这种话，不但侮辱了她，也给予她以极大的精神上的伤害。又柳妈对她说的：“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这就损害到她的心灵深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一般人民受着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旧礼教重男轻女，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女人却要从一而终。这是由男人规定的。什么嫁了两个丈夫要把身子锯开来的说法，也是男人造出来的，用来愚弄妇女，制服妇女。因此，女人又多受一重男人的压迫。祥林嫂是这样被迫害的妇女的典型。

鲁迅先生写“祝福”，要从祥林嫂这个被迫害的妇女典型的刻画，来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制度的不合理，借以使得读者觉悟而起来革命。

地主阶级是卑鄙、自私到极点的，又是残酷无情的。象鲁四老爷和四婶的对于祥林嫂，只从怎样利用她的一方面打算，

对于她的困难一点不照顾，用不着她了，就把她一脚踢开，是不讲人情、毫无人心的。鲁四老爷知道祥林嫂已被婆婆派来的两个男人捆上了船，便说：“可恶！然而……”“可恶”，因为把他家里的女工捆了去，有碍他的面子。“然而”下面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意思却很明白，这样把她捆回去，对于礼教没有什么不合，他也赞成。地主拥护旧礼教，轻视妇女，他一知道祥林嫂是个寡妇，就皱起眉头来讨厌她。当她婆婆来要她回去时曾说：“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后来他又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象祥林嫂“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礼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吃的。”四婶要用祥林嫂，因为她手脚都壮大，安分耐劳，整天的做，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可是，因为她又嫁了人，就不许她参加祝福的工作。祥林嫂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后，还想尽力挣扎，她用所有的积蓄去捐了一条门槛做替身，认为这下子好了，祝福时坦然去拿东西。“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而大声的话吓得她象是受了炮烙地缩手，祥林嫂这才知道一切都完了，脸色同时变作灰黑。她的精神垮了，此后她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总是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

鲁四老爷有着他地主的臭架子，他的家里排场大，每到年底，以“祝福”来“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杀鸡、宰鹅，买猪肉，放爆竹，许多人为他做“福礼”，不顾穷人的死活。祥林嫂在有钱人祝福的日子死去，鲁四老爷就骂她是“谬种”，对她没

有一点同情，反而高声說，“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見是一个謬种。”

四嬸和魯四老爷一鼻孔出气，也是地主阶级分子。可是柳媽，和祥林嫂同是被雇佣的人，她对于祥林嫂好象是善意帮助的，結果却是使得祥林嫂辛苦所得惟一的存款十二块錢白白地給了庙祝；而且使她非常恐怖，增加了她的痛苦，弄得死也兩难：又怕有鬼被兩個丈夫鋸开身子，又怕沒有鬼永远見不到心爱的阿毛。这使得祥林嫂的痛苦追进到她心灵的深处。这也是造成她最大痛苦的最后的重要因素。柳媽和祥林嫂无怨无仇，同是被雇佣的人，本該互相帮助，互相安慰，为什么反而要增多她的痛苦呢？鲁迅先生常常說：迷信是无形的杀人的刀，就是指着这类事情說的。柳媽自己中了迷信的毒，所以做了无异于用刀杀人的事，还自以为帮助了祥林嫂——給她想出捐门槛的办法。

再說短工，也是同被雇佣的，对于祥林嫂的不幸身世和惨死該有深厚的同情。可是作者問他，“剛才，四老爷和誰生气呢？”“还不是和祥林嫂？”他只这样简捷地回答。又問他“祥林嫂怎么了？”他回答的只有“老了”兩個字。問他，她是什么时候死的。“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他說不清。問他“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只淡然回答，并不抬头向問他的人看，顧自出去了，可見他并不关心，說不上什么同情。原来他和柳媽等，經過長时期的封建統治，都被剝削、压迫和愚弄得麻木了。鲁迅先生对于这种因为久經封建統治而发生了缺点的劳动人民，一方面表示同情，同情他們不幸的遭遇；同时厌

惡他們的甘心屈服，不知道起來反抗，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無論如何，這在社會上是個大問題，尤其因為是革命的障礙，所以魯迅先生鄭重地指了出來。我們只要細細體會他對短工和柳媽的兩段描寫，可以想見他是怀着憤慨，顯得多么焦急呀。

魯迅先生寫祥林嫂：她就只是反覆地向人說她悲慘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個人來聽她。但不久，大家也都聽得膩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們，眼里也不再見有一點泪的痕迹。後來全鎮的人們几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听到就煩厭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她開首說。

“是的，你是單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沒有食吃，才會到村里來的。”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走開去了。

她張着口怔怔地站着，直着眼睛看他們，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覺得沒趣。倘一看見兩三歲的小孩子，她就說，“唉唉，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他就有这么大了。”後來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氣，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地先問她道：“祥林嫂，你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的咀嚼賞鑒了許多天，早已成為渣滓，只值得煩厭和唾棄；但從人們的笑影，也彷彿覺得這又冷又尖，自己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她單是一瞥他們，并不回答一句話。

魯迅先生在這裡，對於祥林嫂表現了無限的同情。同時也反映出群眾缺少真正同情而顯得麻木了。原來祥林嫂，要

逃出家庭到魯四老爷家里来做工，因为婆婆要卖掉她。祥林嫂年青守寡，已是悲剧。婆婆还要把她卖到深山賀家墳去，强迫她再嫁，这跟魯四老爷要妇女从一而終，是一个矛盾。产生这矛盾的原因，可以从卫老婆子的話看出个大概来：“她有小叔子，也得討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笔錢来做聘礼？”原来当时的农村，受了帝国主义的經濟侵略，地主阶级的加紧剥削，已經很穷困。为了要捞一笔錢，这才强迫她再嫁。这种情况并不限于紹兴，各地都有。魯鎮，其实可以算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代名。

从卫老婆子的嘴巴里，說出来了封建婚姻的不合理，違反人道。她說的“好打算”，就是把祥林嫂卖到里山去，可以多得些錢。她談到祥林嫂被婆婆强迫再嫁的經過：“这有什么依不依。——鬧是誰也总要鬧一鬧的；只要用繩子一捆，塞在花轎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門，就完事了。可是祥林嫂真出格，……我們見得多了：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抬到男家拜不成天地的也有，連花燭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一路只是嚎，罵，抬到賀家墳，喉嚨已經全啞了。拉出轎来，……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鮮血直流。”可見以前，不知道有多少姊妹受尽这种痛苦。以前愚弄妇女以恐怖的說法，再嫁了人的妇女，在阴司閻里，用鋸把身子剖开以前，还要先走火磚头。这种火勢焰焰的磚头，就是要由做媒的人从用火燒着的地方去捧出来的。我的故乡紹兴的許多庙堂里，还活形活現地泥塑着所謂游地獄的这种情况。可是仍然有人給“回头人”做媒。这种人并不是

打破了迷信，而是因为穷困，只能苟且图活，顧不得以后的怎么样就是了。

在这种旧社会里的妇女的命运实在是悲惨的，正如許寿裳先生說的，“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我所認識的魯迅”）

在这里，魯迅先生从封建統治下种种罪惡的暴露里，从祥林嫂的陷于悲苦的絕境里，指出地主階級的十分可惡，又从一般人的显得麻木里，指出統治階級愚弄人民的手段周密、毒辣，說明了这种社会非赶快革命不可。这是喚醒人民，希望大家起来謀改革的呼声，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

魯迅先生是竭力主張改革、一心希望改革的。可是他回到故乡去，偏偏魯鎮依旧是那样暮气沉沉的。魯四老爷“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單是老了些。”因为保守，到处依然充滿着封建势力。这种势力愚弄着一般人，使得他們麻木，不想改进。保守和封建，在这里是分不开的。

魯四老爷是这样保守的，譬如康有为，是保皇党的領袖；他的所謂維新早就成为过去的事，他已于辛亥革命的六年以前被孙中山先生罵作“扶滿而臣清，……汉族之奸細。”（“孙中山全集，敬告同乡書”）辛亥革命已經过了十三年，魯四老爷还是把他認作維新的人物来坚决反对，其暮气沉沉可想而知。

在魯四老爷的書房里，只有“近思录集注”和“四書櫬”这种書。“近思录”，所謂理学的入門書，还是由宋朝的朱熹和呂祖謙从宋朝的理学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和張載的文字里編选而成的，里面当然沒有什么新道理。解說“大學”、“中庸”、“論

語”和“孟子”的“四書襯”也这样。工具書只有“康熙字典”，也是查不出一点新事物来的。壁上挂着的用朱紅搘成的大“寿”字，同样是陈旧的东西。这样，魯迅先生用概括、簡練的笔，透彻地刻划出来了地主家庭中的景物，也就充分地描写了保守的气氛。可是同时，上面說的許多个“沒有什么大改变”，是反激出下面祥林嫂的大改变的。“我这回在魯鎮上所見的人們中，改变之大，可以說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經全白，……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从这种写法里，可見魯迅先生的行文，在結構上是多么紧凑的呀！

本篇头一段的話：“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魯鎮的。雖說故乡，然而已沒有家。”这是真情，魯迅先生在紹興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于一九一九年公同卖給了朱文公的子孙。可是这里并不是为着报告事实，为的是引起下面的一句：“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爷的宅子里。”这样展开故事，才可以自然地从看到祥林嫂临死以前的神情，听到关于她結局的議論，再回溯写出她过去的情况，来組織成一个被迫害得最厉害的妇女的典型。

祥林嫂写的并非真人真事；不过这样被迫害的妇女，当时却普遍地存在着。“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帶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却还是紅的。”魯迅先生写得很具体。再写她的性格，“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沒有懈，食物不論，力

气是不错的。”而且写得随时变化，“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写第二次来到鲁四老爷家里的祥林嫂：“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着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这样写出了她的变化。接下去写她在心灵上受到深刻的迫害以后，“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终于“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这样，把祥林嫂的变化写出来了，给了读者深刻的印象。

祥林嫂是个文学作品中的典型。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上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是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南腔北调集”）这就是塑造典型的粗浅说法。典型并不是可以凭空设想的，正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多方被迫害的妇女太多了，妇女的命运太悲惨了，鲁迅先生深刻地多方面地观察了这一切，才能够概括出祥林嫂这个又深刻又生动的典型人物来。也因为鲁迅先生具有深刻的思想和高度的技巧，这才能够把祥林嫂的典型组织得这样深刻、生动。

在“祝福”上，鲁迅先生写出了两个强烈的对比：一，祥林嫂前后情况的对比；二，祥林嫂惨痛死亡和鲁四老爷祝福闊绰